

路

魂

李荃

昆仑文学丛书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路 魂

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路 魂

李 荃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5 $\frac{1}{2}$ ·插页8·字数101,000

1983年12月第1版·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7,000

书号10137·89 定价0.55元



文学是真诚人的事业，掺不得半点私念。

当你拿起笔的时候，不仅在写你看到的别人，而且在写别人看到的你自己。

生活是创作的海洋，艺术的哲学是作者在大海航行中的灯塔。

李 荃

作者小传

李荃，一九五五年九月生，山东省济南市人。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后参军，曾在部队文艺宣传队当演奏员、演员和搞创作。一九七七年到基层部队，历任排长、副指导员、代理指导员、宣传干事。一九八一年四月调济南部队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。

一九七六年开始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诗、歌词、散文作品。一九八〇年初开始小说创作，与他人合作的《最后一个军礼》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，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深沉的美

——序《路魂》

凌行正

近几年，在军事文学创作中，涌现出一批艺术风格各不相同的新人。他们虽然锋芒初试，但在艺术创造上却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探索。有的俊秀飘逸，有的粗犷雄浑，有的诙谐幽默……而李荃，则是深沉凝重。可以说，他是执着地追求深沉美中的一个。

我们记得，他与方南江同志合作的、在他是第一篇小说的《最后一个军礼》中，曾以凝重的笔调，深沉的情感，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。现在，当读完他的新作——中篇小说《路魂》，我觉得，他在捕捉军人生活的深沉美上，又前进了一大步。

不错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描写当代军人牺牲精神的小说不乏佳作。然而《路魂》在思想上、艺术上则有其独到之处。它的主人公——铁道兵某师副师长罗志杉身上，有着更多的主人翁姿态，有着更强烈的为“四化”献身的精神。他要领导一条铁路新线的关键工程的施工，对于一个

久经锻炼的又是相当知识化、专业化的领导干部，这似乎算不得是什么特别艰巨的重任，以他副师长（实际上代理师长职务）的身份一声令下，诸多困难还不迎刃而解！然而不行，由于党风还未根本好转而引起的一连串扯皮、掣肘的事情，由于部队要整编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各种各样思想问题，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压过来！他家里还有一个待业的残疾的姑娘，也在时时牵动着他的心。在这种压得人几乎喘不上来气的氛围中，作者展开一个又一个生动细节的描写，抓住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剖析，使我们看到了罗志杉鞠躬尽瘁的美好心灵，使我们看到志在四方的“老铁”们新的战斗风貌，还使我们看到人民群众对支援铁路建设所迸发出来的高涨热情！这一切，使你感到前进的生活脚步是沉甸甸的，而绝不是轻飘飘的；“四化”大业是需要用心血去浇灌的，而绝不仅仅是用钢筋、混凝土！当罗志杉累倒在工地上，你能不想起卧薪尝胆、背水一战这些古老的故事吗？因为它反射着中华民族在困难面前所固有的韧性的光芒！

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深沉的美由何而形成的呢？恐怕不只是由于作者艺术手法、艺术功力所致，也不只是由于“旷达者自然浩荡，雄迈者自然壮烈，沉郁者自然悲酸”，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作者是否深入了生活，以及是否对生活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深刻的艺术概括。李荃入伍之初，就在铁道兵部队。他到过修筑襄渝铁路的大巴山区，也去过西北筑路工地，和“老铁”们有着深厚的战友之情。去年

底，他又深入到“六五”计划中一条新线路的施工现场，立即被铁道兵指战员们的劳动热情所吸引；同时，他也被建设事业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矛盾所困惑，于是，他决心蹲下来，要“摸一摸老虎屁股”——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；要痛痛快快地呐喊几声——为创业者鸣锣开道！春节他也没有回家，在工地上把写就的稿子读给人们听。“老铁”们含着眼泪听他读稿，并热情地为他补充素材。可见，如果作者不下一番“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”的苦功夫，如果作者在火热的斗争中不能与群众同呼吸共脉搏，那么，尽管他主观上有追求深沉美的良好愿望，恐怕十之八九也是要落空的。

读罢《路魂》，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的军事文学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，不仅应该继续开掘战争题材，塑造烽火硝烟中的英雄人物，而且应该开阔视野，反映人民军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波澜壮阔的图景，讴歌那些为“四化”流血流汗的干部战士。干“四化”，是另一个战场上的殊死斗争！反映这场斗争，是军事文学在新时期中的一项光荣任务，部队作家是可以大显身手的。象艰巨的引滦入津工程，象那些抢险救灾的现场……都是吸引部队作家的广阔领域。《路魂》在这方面是否算是带了一个头呢？

1983年6月

音乐，当袅袅的余音消失时，
还在记忆之中震荡——
花香，当芬芳的紫罗兰雕谢时，
还在心魂之中珍藏。

——雪 莱

引 子

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，也就是中国人最重视的阴历年前三天，一场瑞雪覆盖了首都北京的大街小巷，梅花般的肥大雪片，给古城增添了安宁、欢欣的节日气氛。如此时刻，人们大概不会想到：在城西北角一座大楼宽敞的会议室里，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紧急国务会议……

会议紧张地持续了一夜。当电报大楼悠扬的钟声响完第七下的时候，清癯消瘦、眼里布满血丝的副总理，在白瓷烟灰缸里掐灭了最后一根烟蒂，站起来宣布休会。与此同时，加速抢建一条有国际影响的、牵系着国家经济脉搏的KH铁路干线的会议纪要，也在干练的会务人员的笔下，完成了最后一个句点。几分钟后，楼前车场上二十九辆披着厚厚雪被的红旗、奔驰、丰田、雪佛兰轿车，相继启动了。车轮碾着扎扎作响的干雪逐渐加速，拐过楼前公路的中心转盘，朝不同的方向分道而去，转瞬消逝在晨曦的红光之中。

一小时后，在古城更广阔的地域里，又一批轿车的引

擎鸣响了，它们朝不同地点、不同格调的会议室相继集结；当这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十八个部委、铁道兵部队和若干省、市、地、县，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紧急国务会议纪要，在这些会议室被迅速贯彻之后，首都长途台的姑娘们便紧张地忙碌起来，无线电波和载波话路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，把紧张、焦灼、严峻、担忧的不同声音，送过了高山大河、城市乡村，去激起更大的波澜……

于是，当这片巍峨辽阔的大地，正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节日气氛中的时候，开始了我们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……

第 一 章

1

北方的隆冬，已飘落了几场大雪，可在气候温和湿润的长沙市郊，山坡上还覆盖着绿茵茵的小草。春节前接连几天的绵绵丝雨，洒落在这个湘江和浏阳河交汇的地方。这里虽不及北方寒冷，可在阴雨的日子里，却是潮气弥漫、森气逼人。市郊东南有条石砌的街，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，黑色的泥水搅在一起。顺着这条泥泞的路，拐过几道弯，就到了山脚下一座不大的院落。这是交通科研所的家属宿舍，正在休假的副师长罗志杉的家，就在那座简易楼三楼的两间窄窄的房间里。

小厨房里油烟弥漫，油锅里喇叭作响，罗志杉正在煎鱼。他不时地轮换着把重心放在两条腿上，跺着脚。这两天，他感到腰部和两个膝关节特别酸疼，棉裤变得象纸一般单薄，腿骨里犹如灌进了冰水，凉得刺人。他记不清是在哪条隧道、哪座大桥中被水激着了，还是睡在哪个潮湿

的工棚里让夜风吹着了，反正五七年自中南土木建筑工程学校毕业，分到铁道兵以后，这两条腿就没离开过隧道和桥梁，没离开过泥水！他真有些后悔，年轻时多注意点就好了，如今一过五十岁，当年落下的毛病就都显露了出来。“唉，那会儿脑子那么简单，还那么容易冲动！”他兀自摇了摇头，转转手中的炒勺，想摆脱这个恼人的思绪。

罗志杉长得身材高大，肩膀宽阔，典型的北方人体格。长年的风吹日晒，使他的面部皮肤粗糙，脸色黧黑，不明底细的人乍一接触，决不会想到他是总工程师出身的副师长。的确，他不象一般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那样文雅，他朴实，容易激动。

锅里正被猛火烹炸着肥肥的鲤鱼，鱼背上整齐的刀口已被炸开，油烟伴着香气直扑鼻腔，呛得他不住地咳嗽。猛然，一股焦糊味儿！罗志杉赶紧熄火，把锅端下来，可是晚了，鱼背的一面已经炸糊了，黑得象焦炭。罗志杉无名火起，一古脑儿把鱼扣到盘子里，解下围裙，一屁股坐到破藤椅上，用力掐着两个膝关节，呆呆地望着饭桌发愣。桌上摆满了大碟小盘：洗好的鸡、鱼，发好的海参、木耳，托人捎来的云南香菇和一大块金华火腿，还有妻子跑遍了长沙刚买回来的那个锃亮的铜火锅。“我都在干什么？”罗志杉憋了半天的火气终于爆发了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恨不得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玩艺儿都给掀了！“连古代的书生都懂得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可我，却要用鸡鸭鱼肉去

堵别人的嘴，低三下四去求情……一辈子最恨的事，现在偏偏自己要做！”一种难言的愤懑充塞了心胸，他在厨房里踱了两步，一下子把围裙扔到地上，“可悲，堕落，人之悲哀……”

蓦地，他的目光紧紧盯在地上那件浅蓝色的、绣着镂空花边的围裙上，“不，不，为了她，我可怜的孩子，我……”他慢慢地弓下腰，拣起围裙，看着、摩挲着，又轻轻贴在脸颊上，只觉得那根钉了他二十年的钉子，这会儿又钉在了他心上，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……

罗志杉的女儿罗虹，生在六二年的冬天，一岁半时，被担负着紧张勘测任务的妈妈何玉娴送回了罗志杉的河南老家，谁想，正是玉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摔伤、住院的节骨眼上，小虹虹受了凉，持续三天的高烧，吓坏了罗志杉没有文化的老母亲，连着三封电报打到部队，要罗志杉火速回去。可是，他怎么回得去呢？

成昆线刚刚上马，一营奉命昼夜兼程赶到了新线工地。哪有家呀，木棉树下，猫耳洞里，甚至老乡的牛棚里，搭张雨布，垫把干草，部队就住下了。一连几乎还没有住的地方，就打响了开山炮。罗志杉接到头封电报的前一天下午，部队刚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：“成昆线一日不通车，我一日睡不好觉，再修不通，我要骑着毛驴上攀枝花！”部队象一下子发生了强烈地震，全师上下被震动了，几万名指战员的热血沸腾了，多少人含着泪，咬破手指写了血书，立下誓言，准备豁上命也要拿下成昆线！正

在发烧的一连连长凌子明当着全团发誓“不拿下隧道不探家”！实际上，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正常的休假制度就名存实亡了。整个部队完全被一种异常强烈的感情驱使着，各种各样的大小会战，不顾一切地拼死拼活抢进度，使伤亡事故接连发生，可部队仍然喊着“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”的口号猛往前冲！他当时作为担任着关键工程的一营营长，又是技术干部，怎么能离得开！

但接到第三封电报时，他沉不住气了，瞒着通信员，在墨黑墨黑的雨夜里，他跑到了二十多里外的团部。风吼雨啸，电闪雷鸣，一路上不知跌了多少跟头！可走到团政委张松柏的窗前，他的脚却象被钉子钉住了——在哗哗雨声里，他听到了政委压抑的抽泣声，飘摇的烛光照着低矮简陋的席棚房四壁，照着政委泪痕斑斑的脸。政委的双亲，在两个月内相继去世了，他是独子，可他所能做的，也只是在深夜里偷偷地伏案流泪而已……罗志杉再也没有力量去推政委的门了，只是站在雨水里，默默地望着政委，最后咬咬牙，心一横，又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团部……两个月后，等他赶回家乡，得到的却是老母亲的责骂。晚了，太晚了！虹虹落下了严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！他紧紧抱着他心爱的女儿，摸着她那没有知觉的右腿，再望望身边白发苍苍、瘦弱年迈的小脚老母亲，他落泪了。是呵，怎么能不怨恨自己呢？从这偏僻的乡村到县医院，要走五十多里地，还得翻两座山……

转眼间，虹虹长大了。她长得真象年轻时的玉娴：两

根粗大油黑的发辫喜欢盘在头顶，露出聪慧的前额，微笑时嘴角向上甜甜地抿着，充满了童稚般的天真和热情。可是她的腿呢？在她那细高苗条的身上，那条萎缩的右腿，显得是那么无力和沉重，那样的不协调。她每走一步，都要深深地侧弯着腰，右手按着胯部，右腿先划出一个半圆，随着身体大幅度地摇摆，左腿才能艰难地向前迈出一步……可是，最让罗志杉受不了的，是虹虹那双潭水般的黑眼睛，这双眼睛，好象什么都明白，都懂得，只是把一切都深藏在她那个比一般孩子更为丰富的心灵世界里。她走路的时候，两眼是低垂的，含着羞涩和坚忍；当她独自一人凭窗而坐、托腮凝视天空的时候，两眼又是那样的宁静、皎好，闪着青春幻想的光……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虹虹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眼里却越来越多地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愁云。

女儿是懂事的，她从未埋怨过自己的父亲，也没有向母亲哭诉过世俗对她的嘲笑，可罗志杉却能够感到，女儿的眼底深深埋藏着难诉的痛苦和幽怨，尤其当她考大学因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、招工被刷下，连大集体的厂子也不录用的时候，做父亲的就更敏感地觉察到了女儿眼底闪过的那线痛苦的光……为了虹虹——他们唯一的女儿，玉娴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。善良的玉娴是完全能够谅解他的，他们是老同学，都是学工程的，两根铁轨，一条公路，牵系了他们夫妻的大半生。“同是祖国筑路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这是他写给玉娴的头一封情书的第一句

话。可是，谁不爱自己的儿女呢？罗志杉每次休假回来，在夫妻共枕的夜晚，玉娴总要伏在他宽阔的肩头上，详细地报告小虹虹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和逗人喜爱的趣事，可半夜醒来时，罗志杉分明感到了睡去的玉娴留在他胸上的泪痕……

“我当时为什么不赶回来？为什么？十天，我只要十天，她就不会落下这个终生的残疾……”罗志杉多少次地这样痛苦疚悔，愧思绵绵，无以排解对小虹虹的无限怜爱之情。

是啊，为什么？他无法向虹虹解释清楚，他知道女儿永远想象不出，几十万铁道兵为看来是那么平凡的钢轨枕木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，也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已写进历史、留给后人评价的特定年代的气氛，以及这一切留在他这一代人身上的深深的刻痕。“还有什么能比不被自己深爱着的儿女所理解更痛苦的吗？”罗志杉慢慢抚平了手中揉皱的围裙，又紧紧地系在自己酸疼的腰上。如今，他希望能满足女儿的一切要求，只要能减轻女儿的痛苦，他都会拼命去做，假如需要他这条老命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奉献出来！为了虹虹的工作，玉娴到区委不知跑了多少趟，希望能照顾到虹虹的情况，安排在一家大集体的刺绣厂工作。人家虽然勉强答应了，却迟迟不办手续。尽管他们多次暗示玉娴，可不谙世故的玉娴还是反应不过来，等她恍然大悟时，三个月已经过去了。

“老罗，为了咱们的虹虹，就做这一回，啊？”这次